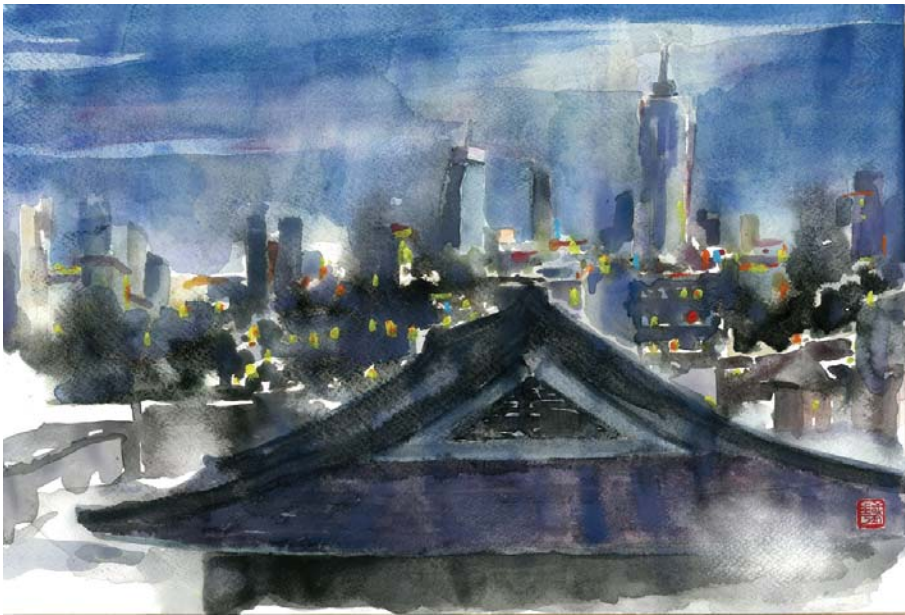


初冬里的遐思

文/画 张国华



纬三路19号的济南市工人文化宫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，算是商埠区里比较年轻的建筑了。它原来叫济南工人俱乐部，是以建于1932年的新济南电影院也就是后来的职工剧院为基础成立的。1949年归济南市职工总工会筹委会领导(济南市总工会)，1972年正式改名为济南市工人文化宫。

如今的职工剧院，成了中老年人的舞厅，其余的建筑和场地也多租赁改为他用。文化宫大厅这个建筑曾做过酒店，2002年后又改建成了东方现代

艺术馆，曾举办过几次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化交流活动，其中2004年的《毕加索版画中国巡回展》还成为济南美术界的一件盛事，近些年又没了声息。经过多次装修改建，从东面的正门处已经看不到该建筑最初的面貌了，但转到它身后就会一目了然。该建筑采用中国传统建筑样式——单檐歇山顶，又称九脊顶，为一条正脊、四条垂脊和四条戗脊。由于正脊两端到屋檐处中间有一个波折，分为垂脊和戗脊，好像“歇”了一歇，故名歇山顶。现

在几条屋脊上都包了防水层，所以那波折也看不清楚了，但屋顶两侧三角形的山花和淡蓝色的博风板却依旧保存完好。站在高处，打量着这座建筑，然后越过屋顶，遥望一下远处林立的高楼。眼前的画面让我觉得它像岩层，覆盖在地壳上记录着地质变化的岩层。此时它正在记录着一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，先形成的“文化宫”在下，上面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楼房，再往上是上世纪九十年代、二十一世纪……层层叠叠到达视平线，继而又打破它，继续向上延伸。

其实所谓的最高、最大、最时尚，只是相对于一个时间段而言，更何况在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中层出不穷的新、奇、特建筑，而在下面默默承载这座城的根基的，则是深厚的文化底蕴。是我们太浮躁，所以城市变得太浮夸，还是城市变得浮夸，我们也跟着浮躁了？文化宫已算幸运，没有在飞速的发展中被覆盖或抹去，但不知这孤零尚存的几座老建筑能否继续载动眼下这座城？如果老舍见到，昔日“穿肥袖马褂的老先生”，如今已是西装革履，重拾青春，大步流星直追当年那“摩登的少女”，又会作何感想？

已进初冬，走在这百年商埠的经纬路间，落叶在脚下发出沙沙声，忽然，一片叶子落进我怀里。那天，我迟迟走不出这片老商埠了……

济南的发丝

有型，人有神。

女子背影消失的瞬间，我忽然发现，若把泉水润如酥的济南比作一美貌女子，那满城的柳枝莫不是女子的秀发。柳树乃济南市树，与市花荷花珠联璧合，相得益彰，构成泉城“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”的绝色风景。家家泉水、户户垂杨将济南花容月貌装扮得愈发俏丽。咏柳文字难计其数，我尤喜贺知章的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，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”，诗人笔下的柳树既

美且显生命之激情与活力。

趵突泉是济南的眼睛，柳丝缠绕的泉池，多了几分妩媚妖娆。益于泉水滋润，岸柳列队，柳枝茂密，细如青丝。每至此摄影，我常立于泉池东临，取柳枝衬托近景，将远处三股喷涌而出的“天下第一泉”景观纳入镜头，近虚远实的构图如诗如画。大明湖呢，这面济南的镜子，它的存在，使北方的济南湿润了许多，有了南方韵味。湖周遭小桥流水，廊桥峰回，垂柳依依，成为居民休闲健身的上乘之地。人们漫步

湖畔，风如梳，柳拂面，将惬意留在心中。

夜色降临，城市多姿多彩起来，护城河两岸的柳树霓虹灯闪烁，斯时的济南像一位摩登女郎，更像魔术师，不断变换发色，或红，或黄，或绿，或紫，令人眼花缭乱，赏心悦目。而沉浸在夜色中的济南呢，多了几分睡美人的娇羞。

济南的发丝油亮，发质柔韧，唯美，质感，盖因济南护发师人多，心齐、专业，加之悉心护理，方有了这摄人心魄的发丝之美。

鸽哨·半边街·太平街

军鸽，什么大鼻子、铁鼻子、瓦灰之类，他竟然用牛奶、鱼肝油补品去饲养鸽群。在那个年代，百姓都是以地瓜干、饽饽头为主食啊！

尽管他家落魄了，但还享受着独门独院的待遇，在赤日炎炎的夏天，从黑虎泉洗完澡后，乘着凉意，来到他家，当腹中咕咕作响时，在吴君家肯定会吃上掰开的馒头。这该是何等幸福的咀嚼过程呀……我和永祥、武子是他家的常客，俗话说“吃人家的嘴短”，换言之，理应“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”，然而随后的一件事，却让我们有愧于吴君。

在那个动乱的年代，在那个好歹不分的日子里，在半边街的南面，有一位名声很响的“大哥”，其父乃民国时国术馆的教头。你想，他的后人能没有功夫吗？“大哥”也养鸽子，不过，他养的鸽子只配充当饮酒时的佳肴，即“菜鸽子”。

某一天，他吩咐我及武子、永祥说：“我相中了吴君家军鸽

腿上的七音哨，你们这帮小么什(小孩)，一定给我办来。”“大哥”凭什么如此蛮横呢？就是因为他曾经在一场打架中帮过我们……

受命而去，机会终于等来了。有一天，我和武子、永祥来到吴君家里，只见吴君操起气枪，轻轻推开窗户，砰的一声，见一只白色的军鸽应声倒在了屋脊上，便见一只野猫蹿跃着跑了。那只猫经常光临，其腹中至少已吃了三只鸽子。吴君为报此仇，一直在耐心地等待，但枪法太不准了。猫跑了，却把心爱的军鸽一枪毙命了。在永祥从梯子上把那鸽子遗体请下来后，吴君却发现，该鸽腿上的七音哨不翼而飞了，吴君喃喃地说：“怎么没有了呢？”翌日，永祥喊着我及武子，来到“大哥”家里，从怀中掏出“七音哨”，面带愧色地献给他。

在那段日子里，在湛湛蓝蓝的天空中，在飘逸的白云间，鸽群在翱翔。七音哨仍在空灵的风中诉说着。

实录

【行走城市】

寻韵这座城

□孙登勇

小时候，读了老舍先生的《济南的冬天》，济南的美一直萦绕在心头，特别是一到冬天，更加向往济南的美。如今，仔细算来，老舍先生已经离开我们有半个多世纪了，现在的济南有了哪些变化，她的韵又在哪里呢？

先说雪后的济南吧，远远望去，婀娜妖娆，不光是银装素裹，更是色彩斑斓。一座座小山包裹簇拥在鳞次栉比、接天触日的巍峨楼群中，显得那么渺小，那么瘦弱，皑皑白雪掩映下，根本分不清哪是小山，哪是楼群建筑。宽敞、笔直的街道，已经无法寻觅老济南人过擦肩、车行蹭翼的狭窄痕迹。踏在光滑如水、眼无尽头的街道上，初来乍到的乡下老人，根本不敢迈步向前，生怕一不留神，就被无边际的街道闪了腰身。遥望眼前的景色，哪怕是扎根几代的老济南，也不敢再把剪刀巷、芙蓉街当做骄傲了。如果是年轻人，驾车行驶在纵贯南北、横跨东西的高架桥上，玉带临风，飘逸壮观，美轮美奂。通畅快捷得如风穿洞，都已经车快如飞的速度了，口中还不停地一个劲嫌慢，那架势，生怕一眨眼就撵不上“生态泉城，绿色出行”的快节奏。

作为一个大都会，济南没有京沪广的交通塞堵，没有人流如患的嘈杂，最根本的原因是她设计规划合理，通过行政区、工业区、经济带、高校知识产业区的分散发展，提前理顺了公共管理关系。

是啊，对比今夕，面积数倍于过去的济南，为什么能够如雨后春笋般膨胀崛起，西部大学城魅力独具，浪潮、软件园、云计算等高科技扮靓泉城的灵魂，中国重汽、济钢、二机床等装备制造业夯实了科技济南的基础；东部隆起带，势头迅猛，一日三变，稍不留神就被一串串数字晃了眼睛。更重要的是，因为这座千年古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宽厚，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，让人不能不爱她。

再看新燕衔泥的春天吧，绿柳垂丝，河沿柳走，柳拂长堤，万里黄河无穷碧，丝丝缕缕绕心房。小清河绿带缠绕，碧波荡漾；大明湖波光粼粼，清澈见底，春夏秋冬特色分明；趵突泉、黑虎泉、珍珠泉、百脉泉游人如织，摩肩接踵，玩在济南，流连忘返，美不胜收。

最不能忘怀的，恐怕要数蝉鸣万顷、芙蓉伴涌、红鱼戏游、荷碧满城的诗情画意。奥体中心、山东省博物馆、省艺术中心大剧院、高铁西客站等标志性建筑与泉相伴，与水相拥，与柳共舞，高低起伏，相映成趣，相得益彰。

脚步繁忙，行色匆匆，穿梭在济南的大街小巷，品尝着溢满荷香的特色小吃，正在创业的年轻人是很难抵御济南腔调的诱惑的，使你不得不鼓足竞技的风帆。

最美不胜收的要数一叶知秋的秋天了吧，霜染红叶，漫山遍野，红叶谷红得酣畅，红得陶醉。如果遇上秋雨淅沥，细丝如织的深秋季节，漫步在此，那将更有一番风味在心头了，那种惬意，就如苏东坡：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做岭南人。

那么，济南的韵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，就是一种魂牵梦萦的风情，一种写满岁月沧桑的年轮，一种无可言状的人文。不信，走近她，你一定会被迷恋的！

【休闲地】

□王国政

我前排端坐着的妙龄女子，一袭黑发似瀑倾泻，发丝漫过腰际，显然经过拉直，乌黑、透亮，自然下垂，遮住香肩及半个后背。公交车停的当口儿，女子起身，秀发一甩离去，背影掩映在柳丝垂地的护城河畔。

当今女子之美，固与脸盘、身段、服饰及形象气质关联，但一头秀发也不可忽视，城市满街的美容美发店铺，排队等候或烫或拉或剪的多为女子。女子每日必修的梳妆打扮，梳理的即头发矣，侧耳梳、仰面梳、低首梳，丝丝入扣，直梳理得发

【历下亭】

□鲁黔

现在的蓝天白云已经很少见了，也很难见到鸽群在空中飞翔……

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，济南的天上都飞着一群又一群的鸽子，其腿上绑着“两音”、“三音”最多是“七音”哨子。翱翔时，在划下弧线的旋律里，这“天籁之音”是祥和的。

黑虎泉上面有两条不起眼的街，呈丁字形，即半边街和太平街。半边街在乾隆年间的《历城县志》里又称半壁街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一面有高阶老宅，另一面朝北俯瞰护城河及黑虎泉也。太平街即原来郊区的阳光大队。

这两条街的百姓虽贫富不均，可都养着许许多多的鸽子，我想这些父老乡亲从内心深处是善良的，都期盼着人世间的太平美满……

每当孩子们仰望天上的鸽群，他会联想到自由，每当青年人看到时，他会为娶妻生子而奔波，而老者的感受则是子孙们都过得平安吗？